

抗戰戲劇叢書之三

# 李秀成之死

陽翰笙著

李  
秀  
成  
之  
死

十四幕劇

著者：陽翰笙

# 李秀成之死

陽翰笙著

1938.1.25初版

1—3000冊

1938,6,15再版

3000—6000冊

版權所有

實售大洋捌角五分

發行人 唐性天  
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

總店：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 
分店：重慶、宜昌、武昌

## 抗戰戲劇叢書

- |   |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|
|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|
| 一 | 米(一景四幕劇)   | 洪深著  | 售洋二角 |
| 二 | 前夜(四幕劇)    | 陽翰笙著 | 售三角半 |
| 三 | 李秀成之死(四幕劇) | 陽翰笙著 | 售三角半 |
| 四 | 塞上風雲(四幕劇)  | 陽翰笙著 | 售洋三角 |
| 五 | 古城的怒吼      | 馬彥祥編 | 售洋三角 |
| 六 | 漢奸         | 陳白塵著 | 售洋三角 |

中華圖書公司印行

# 李秀成之死

## 第一幕

時間：太平十三年十一月十日

人物：李秀成（忠王）

宋永賢（忠王妃）

宋永祺（貴舅）

黃公俊

劉漢光（指揮）

柳媽媽

柳俊青

參護 羣衆

景：

忠王府中之一大廳——廳前有一敞開的大圓門，門廊上高懸三五紅色紗燈，廊外有白石砌成的平台，台圍繞以乳白色的石欄，左中右三面均有石級可通，上廳之正中，上懸五座紗燈，下置一橢圓形的長棹，棹上鋪着黃緞，中供一巨形古瓶，西側有椅，廳之左右兩旁，均高掛紅絨幃幔，長可奪地；右側邊柴檀架上供着一巨型的耶穌殉難時的十字架像。

幕啓時：遠遠的傳來一陣驚人的巨炮聲。兩參護滿身戎裝，荷槍佩劍的倚立在廳前門外，忠王妃面帶愁容，很焦急的顯得坐立不安，黃公俊與宋永祺均倚立在側

永祺：（吃驚）你們聽！京城外邊曾國荃的妖兵又得向我們進攻了！這幾天來，城外的仗火打得可真激烈啦。

忠王妃：可不是嗎，這三四天來，城外的砲聲差不多就沒有停止過啦！

永祺：（嘆氣）唉，這一次我們可碰到一個真正可怕的敵人了！——曾國荃這個大妖頭，自從佔領了我們的安慶，攻陷了我們的蕪湖，打破了我們的東西梁山，奪取了我們天京城外的雨花台，深溝堅壘的把我們京城死死的圍困着已經快到了，如果我們再沒有辦法把這般妖兵撲滅的話，那我們的天京，恐怕真難保守得住了！

公俊：貴舅！您爲什麼說起這樣的短氣話來了呢！您要知道，只要我們蘇州前線立得穩，站得住，我們忠王自有辦法可以把城外的妖兵掃滅的，曾九那小子，配是我們忠王的敵手麼！

3  
永祺：可是黃先生！您也得知道，這幾天來蘇州跟天京之間，却連軍報都不通了

囉！

王妃：哦！那末你們究竟在外邊聽到了什麼消息沒有呢？

公俊：外邊的消息却很少，我倒還沒有聽到什麼！

永祺：其實消息倒并不算很少，不過說起來會有些令人吃驚就是了！

王妃：那您在外邊到底聽到了些什麼？

永祺：我麼，我在外邊聽到的，也可以說都是一些謠言啦。

王妃：謠言我也得聽聽，請您快說！

永祺：王妃，謠言有什麼聽頭呢，您聽了以後還不是只會叫您心裡難過！

王妃：貴舅！您別管，您說您的。

公俊：貴舅聽到什麼就說什麼，別老這麼吞吞吐吐的。

永祺：今兒我聽到說蘇州前線的軍情大大不好！

王妃：（一驚）怎麼不好？

永祺：聽說蘇州守將“永寬等五王三天將，殺了沈王譚紹洗獻了蘇州城池。豈敢着數百天兵投降大妖頭李鴻章去了！”

王妃：（大驚）哦，天啦，您聽誰說的！真的嗎？

公俊：（責問）貴舅是從那兒聽來的？

永祺：我從玕王府李尙書那兒聽來的。不信還可差人去問問！

王妃：那末忠王呢？

永祺：忠王麼？……

公俊：（阻止他）貴舅！

永祺：（不理）忠王的下落，却直到現在都還不知道嘍。

王妃：（驚問）！怎麼下落都會不知道呢？

永祺：有的人說忠王現正率領殘兵退守常州，有的人又說，就連常州也都在幾天

就失守了！



王妃：怎麼？常州也已經失守了？

永祺：據說是失守了！

王妃：那末，下游的妖兵不是也快要逼近天京來了麼？

永祺：那當然！

王妃：那末忠王呢？您究竟聽說起過他的下落沒有？

永祺：說是聽人說起過的，不過……

王妃：那您就快講啦，您對我也老是這麼吞吞吐吐的幹什麼！

永祺：有許多幸災樂福的傢伙在說：忠王也在常州投降妖兵去了！！

王妃：胡說！這簡直是該死的胡說！您是從哪兒聽來的？

公俊：忠王是我朝的撐天柱石，他鐵胆忠心的跟滿洲韃子血戰了一十三年，真不知

掃滅了多少妖兵妖將光復了多少名城故土，他爲什麼突然會想起去變節降妖呢

？這真不知是從哪兒聽來的妖言胡說！

永祺：妖言胡說麼？哼我聽到的妖言胡說還多着呢！

王妃：您究竟還聽到說些什麼？

永祺：今兒早上還有人在驚驚慌慌的跑來對我說：忠王在蘇州失陷的時候，早就已

經昇天了啦！

王妃：（驚極）什麼，忠王已經在蘇州昇天了？啊，天啦！

公俊：誰對您說的？爲什麼貴舅的話越說越離奇了？

永祺：總有人對我說的啦，難道我還被在王妃面前造謠麼！

公俊：那末究竟是誰對你說的呢？像這種不真不實的話都好在王妃面前亂說的麼！

永祺：王妃是我的親妹妹，我怎麼不好跟他說？

公俊：那末究竟是誰對貴舅說的呢？誰？

永祺：還不是那玳王府的李尙書。

公俊：又是那專門造謠的老狗！貴舅可知道他們造這些謠言的用意麼？

永祺：我知道，我怎麼會不知道。

公俊：知道就得啦。貴舅應該明白，現在正是我們天國，危急存亡的時候，人心是浮動極了，謠言也就跟着像妖營中的毒箭一般的四面八方的向我們射來，這時候我們需要鎮定，千萬不能驚慌。因為我們只要稍一驚慌，那就什麼事都會更加難辦了。

王妃：黃先生的話是不錯的，不過要是忠王真有什麼不幸的話，那我們的太平天國可怎麼得了呢！

永祺：那還用說麼！我們天國的末日也就快要到來了！

公俊：請王妃安心！我想我們那智勇兼備的忠王，過去在那樣艱難困苦的環境中，都能够幾次解救天京的長圍，把滿洲韃子的欽差巡撫將軍大帥，殺得落花流水，李鴻章那妖頭，究有多大的能耐，多大的本領，能够把我們忠王打敗呢！

永祺：啊，黃先生！你錯了，你錯了！你要知道，我們忠王這次所碰到的敵人却不

單是李鴻章，還有那些拿着洋槍砲的洋兵洋將啦！

公俊：洋兵洋將又有什麼了不得呢！去年洋將戈登的常勝軍佔領了我們松江青浦之後，我們忠王提師往救不是像迅風捲殘葉般的，很快的就把那些洋鬼子殺退回上海去了麼！

永祺：照這麼說來，那我們的天國真是很太平的了？

公俊：那可不是這樣說法，目前我們雖然遭遇着很大的困難，可是！我們應該堅信我們是能够把滿洲韃子的妖兵妖將戰勝的，我們用不着恐慌，也用不着害怕！

永祺：你說誰得恐慌？誰得害怕？

公俊：貴舅能够像泰山一般的鎮定，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了！

永祺：（變色）你的意思是在說我不鎮定，是不是？我要忠告你請你以後說話，得說

明白一點！

9  
王妃：（制止他）貴舅！請你別要再說這些沒有意思的話了，好不好！（愁嘆）啊，這

幾天來我的心真亂極了，自從忠王沒有消息來京以後，我已經一連好幾晚上沒有睡着過了，我天天晚上都在做着惡夢，每次從夢中驚醒起來，都嚇得我渾身發抖，啊黃先生！您快告訴我：依您的推測，忠王究竟怎麼樣了？這些日子來，天京這麼危急，天王一日三詔，爲什麼他還不回來呢？

公俊：王妃請大胆的安心，我敢斷定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，也一定會有消息來的！

王妃：要是這兩天內還沒有消息來，我真不知道怎樣可以過活得下去了啊！

公俊：王妃這樣的關心忠王本是理所當然，可是王妃總該知道，像王妃這樣熱情的關心忠王的人，却還多着啦，今兒早晨，京城八門的守將已經有專差到府來探問過忠王的消息了，午後我到大街上去的時候，就一連好幾次被城中男男女女的老百姓把我攔着，他們都很熱情的向我探問忠王的下落，當我對他們說忠王快要回京了的消息的時候，他們簡直狂喜得眼淚都掉了下來，歡呼着跳起就走了，

我深知我們忠王，生平爲人謹慎精明，現在天京這樣危險，主上又那樣愛急，他那還會不回呢，所以我說這一兩天內忠王就不回來，也一定會有好消息來的！

王妃：真一定的麼！

公俊：一定的，請王妃儘管放心！

永祺：我倒不相信，算得那麼准啦！

(突然外面遠遠送進來一陣軍號的聲音)

公俊：(驚喜)聽罷！這不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軍號聲音嗎？

永祺：請您聽清楚了後再說罷！

(那號聲愈響愈近，愈近愈明。)

王妃：(狂喜)真啦，真是我們忠王部下的號聲！

(王妃與公俊在驚喜中奔近門前的平台，翹首外望，永祺也冷冷的走了過去)

公俊：瞧，那不是我們忠王的禁衛軍的戰旗嗎？

王妃：真的真的，真是忠王的戰旗。

永祺：在什麼地方？

王妃：略，那兒不是嗎？就在那兒街燈的旁邊啦，您快把眼睛睜開一點，你瞧忠王那些騎馬披甲的禁衛軍已經快跑近那兒來了。

(軍號聲，馬蹄聲，愈響愈近)

公俊：(驚喜)啊，王妃！快請過來瞧，那兒可是我們的忠王嗎？

王妃：在那兒啦？

公俊：略，那兒，那兒，就在那兒啦，那不就是忠王坐下那條精快的白馬嗎？

王妃：(狂喜)啊，真嘔，(回身奔到十字架像前，跪下)謝謝天父天兄的大恩大德，我們忠王已經平平安安的回來了啊！

(軍號聲，馬蹄聲，響近了忠王府的門前，羣衆起了一陣歡呼)

永祺：(驚訝)噫，忠王的禁衛軍爲什麼走到這兒的門邊，又拆向那兒去了呢？

公俊：（凝思着，無語）

王妃：（一驚）真嗎？

永祺：怎麼會不真呢，瞧瞧，連忠王的大駕也到那邊去了。

王妃：（翹望）真的，忠王真走向那邊去了，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啦，爲什麼忠王到了自己的家門口都不先進來呢？

永祺：依我看這其中一定是有什麼蹊蹺！

公俊：依我看，就不見得有什麼蹊蹺！瞧瞧，那兒不是到金殿上的大路嗎？我想忠

王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事得先上殿見聖駕去了。

王妃：那一定是的（感嘆）唉，忠王真太辛苦了啊！（轉對公俊）黃先生，反正我們這兒離金殿沒有多遠，就勞煩你上殿去探聽，探聽好嗎？

公俊：好的，王妃！我就馬上去！

（黃公俊走了出去）



祺：好，這老傢伙走了我也可以舒泰點了，他立在我的面前真有點兒不順眼。

妃：您爲什麼這樣不滿意他？

祺：不是我不滿意他，是他在不滿意我啦，難道王妃剛才沒有聽到他在板起面孔教訓我麼！

妃：這你不能怪他，他也是一番好意。

祺：好意！有什麼好意！這老傢伙的心肝五臟我都看透了！難道王妃還不知道他是曾國藩兄弟兩人的好朋友麼！誰保得定他這種人不降妖反水！

妃：貴舅！你爲什麼要這樣信口胡說！你可知道黃先生的身世麼？

祺：我用不着知道，我要知道他的身世來幹嗎！

妃：你要知道黃先生對於滿洲鞭子是有家國的深仇的！當明末清兵入關的時候，他們的族人因爲一致起來抗拒清兵的南下，除了他的遠祖一個人得逃出虎口而外，全族的人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全被鞭子兵殺光了！像他這樣的人，你爲